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景岳全書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景岳全書

卷之六
經義

景岳全書

張介賓 撰

迫皆屬於熱○少陽

景岳全書

景岳全書

吐酸一證在河間言其為熱在東垣言其為寒夫理有一定奚容謬異若此豈理因二子可以易乎必二子於理有一悖耳此余之不能無言者乃以東垣為是而以河間為非也何以見之蓋河間之說實本內經經曰諸嘔吐酸暴注下迫皆屬於熱故河間病機悉訓為火而甚以主寒者為非不知內經此論乃以運氣所屬概言病應非以嘔吐注泄皆為內熱病也如果言熱則何以又曰寒氣客於腸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嘔也又曰太陽

之復心胃生寒胸中不和唾出清水及為噦噫此言嘔
吐之有寒也豈皆熱耶又曰太陽之勝寒入下焦傳為
濡泄此言泄瀉之有寒也豈亦熱邪由此觀之則其此
處言熱而彼復言寒豈非自相矛盾能無謬乎不知內
經之理圓通詳悉無不周備故有此言其常而彼言其
變者有此言其順而彼言其逆者有此篇未盡而足之
他論者有總言所屬而詳言所病者此內經之玄所以
不易窮也故凡善觀此者務宜悟其源流察其分合其

博也必燭其為千為萬其約也必貫其總歸一理夫如是斯足稱明眼人矣倘不能會其巔末而但知管測一斑又烏足以盡其妙哉矧復有不明宗旨悖理妄談謬借經文證已偏見者尚難枚舉無暇辨也茲因二子之論故并及之而再悉於左觀者其加政焉

一辨河間吐酸之論為非據河間曰酸者肝木之味也由火盛制金不能平木則肝木自甚故為酸也如飲食熱則易於酸矣或言吐酸為寒者誤也所以妄言為寒

者但謂多傷生硬粘滑或傷冷物而為噫酸吞酸故俗
醫主於溫和脾胃豈知經言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
故凡內傷冷物者或即陰勝陽而為病寒者或寒熱相
擊而致腸胃陽氣怫鬱而為熱者亦有內傷生冷而反
病熱得大汗熱泄身涼而愈也若久喜酸而不已則不
宜溫之宜以寒藥下之後以涼藥調之結散熱去則氣
和也凡此皆河間之說余每見之未嘗不反復切歎觀
其所言病機則由火及金由金及木由木及脾所以為

酸若發微談理果可轉摺如此則指鹿為馬何患無辭
惟其執以為熱故不得不委曲若此若余言其為寒則
不然也夫酸本肝木之味何不曰火衰不能生土則脾
氣虛而肝邪侮之故為酸也豈不於理更為明切而何
以曲折彊解有若是乎又若內經所言人之傷於寒也
則為病熱此言傷寒證寒邪在表則為三陽之發熱及
其傳裏則為陽明之內熱豈以內傷冷物而亦云病熱
者邪又豈有內傷冷物而可以汗解者耶即以氣血彊

盛之人偶傷生冷久留不去而鬱為熱者此以鬱久化熱或亦有之豈果因生冷而反熱邪矧內經本以外感言而河間引以証內傷謬亦甚矣此不惟大害軒岐之旨而致後人執以藉口其害又將何如也

一辨東垣吐酸之論為是據發明曰內經言諸嘔吐酸皆屬於熱此上焦受外來客邪也胃氣不受外邪故嘔仲景以生薑半夏治之以雜病論之嘔吐酸水者甚則酸水浸其心其次則吐出酸水令上下牙酸澁不能相

對以大辛熱藥療之必減也酸味者收氣也西方肺金旺也寒水乃金之子子能令母實故用大鹹熱之劑瀉其子以辛熱為之佐而瀉肺之實病機作熱攻之誤矣蓋雜病醋心濁氣不降欲為中滿寒藥豈能治之乎此東垣之說也余謂其最為得理但其立言太諱如所云收氣及西方金旺水為金子等義人有未達每多忽之即在丹溪亦曰東垣不言外得風寒而作收氣立說欲瀉肺金之實又謂寒藥不可治酸而用安胃湯加減二

陳湯俱犯丁香且無治熱濕鬱積之法為未合經意也
因考丹溪治法則用茱連丸二陳湯且曰宜用炒吳茱
萸順其性而折之乃反佐之法也必用黃連為君以治
之此丹溪之意亦主於熱正與東垣相反而欲以芩連
治吐酸則不可不辨也故余以東垣之說請為之疏焉
夫所謂收氣者金氣也即秋氣也內經曰秋氣始於上
蓋陰盛之漸必始於秋以陽氣之將退也寒肅之漸必
始於上以陽氣之日降也其云金旺者非云肺氣之克

實正言寒氣之有餘也其云子令母實者以寒在上焦則收氣愈甚故治用鹹熱等劑以瀉其子亦無非扶陽抑陰之道最切當也丹溪未達其意而反以非之抑又何也即如丁香氣味辛爽無毒凡中焦寒氣滯有不順者最其所宜又何至以犯字相戒而使後人畏之如虎邪蓋丹溪但知丁香不可犯而不知黃連黃芩又豈吞酸證所宜輕犯者哉然說雖如此而說有未盡則云寒云熱猶不無疑謹再竟其說如左

一吐酸證諸言為熱者豈不各有其說在劉河間則曰如飲食熱則易酸矣在戴原禮則曰如穀肉在器濕熱則易為酸也又有相傳者曰觀之造酒者涼作則甘過熱則酸豈非酸由熱乎諸說如此宛然可信而欲人不從不可得也凡諸似是而非者正以此類譬之射者但能不離於前後左右便云高手不知犯此四字尚足以言射乎而諸家之說亦猶是耳何以見之蓋察病者當察以理察理者當察以真即如飲食之酸由乎熱似近

理矣然食在釜中使能化而不能酸者此以火力彊而速化無留也若起置器中必久而後酸此停積而酸非因熱而酸也嘗見水漿冷積既久未有不酸者此豈熱耶因不行也又云造酒者熱作則酸亦似近理然必於二三日之後鬱熱不開然後成酸未有熱作及時而遂致酸者且人之胃氣原自大熱所以三餐入胃俱能頃刻消化此方是真陽火候之應若如造酒者必待竟日而後成則日不再餐胃氣能無憊乎若必如冷作之不

酸方云無火則飲食之化亦須旬日此其胃中陽氣不
已竭乎是可見胃氣本宜煖稍涼不可也酒甕本宜疏
鬱悶不可也故酒甕之化亦安能如胃氣之速而胃氣
之健又安可同酒甕之遲乎此其性理相懸奚啻十倍
有不待辨也明矣且人之飲食在胃惟速化為貴若胃
中陽氣不衰而健運如常何酸之有使火力不到則其
化必遲食化既遲則停積不行而為酸為腐此酸即敗
之漸也故凡病吞酸者多見飲食不快自食有不快必

漸至中滿痞隔泄瀉等證豈非脾氣不彊胃脘陽虛之病而猶認為火能無誤乎余向在燕都嘗治一縉紳患此而求治者余告以寒彼執為熱堅持造酒之說以相問難莫能與辯竟為苓連之屬所斃而終不能悟豈非前說之誤之也耶亦可哀矣余故曰人之察理貴察其真若見理不真而疑似固執以致釀成大害者無非此類此似是而非之談所以不可不辨也

一吞酸之與吐酸證有三種凡喉間噯噫即有酸水如

醋浸心膈雜不堪者是名吞酸即俗所謂作酸也此病在上脘最高之處不時見酸而泛泛不寧者是也其次則非如吞酸之近不在上脘而在中焦胃脘之間時多嘔惡所吐皆酸即名吐酸而渥渥不行者是也又其次者則本無吞酸吐酸等證惟或偶因嘔吐所出或酸或苦及諸不堪之味此皆腸胃中痰飲積聚所化氣味每有濁惡如此此又在中脘之下者也但其順而下行則人所不覺逆而上出則喉口難堪耳凡此三者其在上

中二脘者則無非脾胃虛寒不能運化之病治此者非
溫不可其在中脘偶出者則寒熱俱有但當因證以治
其嘔吐嘔吐止則酸苦無從見矣雖然此亦余之論證
故不得不曲盡其說若以實理言之則凡胃彊者何暇
及於酸苦其有酸苦者必其停積不行而然此宜隨證
審察若無熱證熱脈可據而執言濕中生熱無分彊弱
惟用寒涼則未有不悞者矣

論治 共七條